

西九籌備《大狀王》 清代師爺唱起音樂劇

由西九文化區委約，並與香港話劇團聯合製作的原創粵語音樂劇《大狀王》，預計將於2019年預演，2020年正式上演。作為在即將落成的西九自由空間中上演的第一個原創作品，《大狀王》爆發奇想，讓清代師爺「唱」着對簿公堂。

記者請來一眾主創，聊聊作品背後的「混搭」情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大狀王》班底(左起)：張飛帆(編劇)、高世章(作曲及音樂總監)、岑偉宗(作詞)、方俊杰(導演)

打造原創長演劇

《大狀王》的幕後班底集合了作曲家高世章、作詞人岑偉宗、編劇張飛帆及導演方俊杰，以本地音樂劇來說陣容可謂一時無兩。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戲劇)劉祺豐(戲劇顧問)表示，打造原創音樂劇的念頭，西九已醞釀多時，這次的委約，不僅是為了創造一個優秀的原創作品，也是為了摸索新的創作模式。「香港(創作)一般很趕，通常面對觀眾時，作品也許仍不夠成熟，如果有重演的機會作品就可以再修改。我們也希望好的作品有長遠的生命，之後可以不斷巡迴演出。這次合作的模式也有些不同，香港音樂劇創作以往一般是曲和詞分開創作，這次則是曲、詞、劇本從一開始就一起進行，密切合作。」

這次的製作最為特別的，是仿照紐約百老匯與倫敦西區的傳統，在作品正式上演前設立「預演期」，如同邀請觀眾一同來「試味」，收集反饋不斷調整後再正式公演。「在百老匯和倫敦西區，通常預演這個階段會很長，有時甚至演幾個月、上百場，之後再改、再排才演出。我們則在2019年準備了10場預演，到了2020年才正式首演，之後希望開始巡演。」劉祺豐說，這個時間周期可以讓創作團隊對作品進行較為充分的打磨，而在預演階段，也可以邀請各地的藝術中介、製作人或藝術節目採購者來觀看，為作品未來至香港以外演出尋求機會。



《大狀王》背後的男人們：(前排)岑偉宗(作詞)、張飛帆(編劇)；(後排)梁子麒(香港話劇團節目主管)、高世章(作曲及音樂總監)、劉祺豐(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戲劇>)、方俊杰(導演) 尉璋攝

外演出尋求機會。

公堂上唱着打官司

《狀王》可謂是極具嶺南特色的民間傳奇，宋世傑、陳夢吉、劉華東、何淡如、方唐鏡……憑着一副能顛倒黑白的伶牙俐齒稱霸無數公堂。光是方唐鏡，就「穿越」了《九品芝麻官》、《算死草》、《鐵咀銀牙》、《舌劍上的公堂》等熱門影視劇，「奸到出汁」的形象深入人心。

《大狀王》卻彷彿要讓方唐鏡走上自我救贖之旅，劇情上創新之餘，形式上也頗為混搭——清代的師爺們唱起了音樂劇，當代劇場中又注入了粵劇元素……咁都得？

「光是要唱一個歌是公堂上打官司的，要怎麼唱？怎麼處理？光是這個已經讓我覺得很有趣。」作詞人岑偉宗說，「對我來說，最好就是找一些沒有可能做成音樂

劇的來挑戰。比如上次和高世章一起做《一屋寶貝》，就是覺得鬼故事很難做成音樂劇，這次則是公堂戲。」

岑偉宗難忘初次萌生創作意念，乃是遠在上海海路的一間星巴克。當時他和高世章到上海去看戲，逛着逛着來到這家星巴克坐下，聊起《一屋寶貝》後該做一個什麼新作品。「我喝完那杯咖啡，突然想到，不如做一個清裝戲吧！公堂戲呢？有沒有得玩？他也覺得很得意。首先，清裝哦，這個時代的音樂是怎麼樣的呢？對我們來說是空白的，但有空白才好玩嘛。第二，公堂戲對音樂來說也是一大難關，怎麼才能令到整件事很流動呢？而公堂戲也是華人戲劇中很典型的類型，查案、伸冤、審案、追求正義，我覺得好玩。」

這個古怪的點子被交到編劇張飛帆的手上，他想了想，決定反其道而行，用岑偉宗的話說，是將以前我們熟悉的狀王形象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戲劇)劉祺豐(戲劇顧問)

「炒埋一碟」，完全顛覆觀眾對狀王的想像。「作為香港這個地方在這一時刻做一個粵語音樂劇，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故事在講什麼樣的人文精神。」張飛帆說，「如果沒有的話，故事就算多精彩都只是精彩，而我們希望是要承載人文的價值。某程度上我們的創作顛覆了傳統對公堂戲的想像，也討論中國傳統價值中的黑白分野。」

至於怎樣反轉來顛覆想像？幾位主創相視一笑：「先賣個關子吧！」

製作模式的探索

除了對原創內容的精益求精，這次委約也希望為本地音樂劇的製作探索新的模式。

岑偉宗苦笑道，以往與高世章合作，二人永遠「趕頭趕命」，「哇，半年要寫二十多支歌！這次(時間充裕)，寫完推翻再來都行。」

這種創作時間上的「奢侈」，也是高世章所夢寐以求的。自2003年由紐約回港投身音樂劇創作，他便希望一直能嘗試真正「work in progress」的創作。香港的演出製作過程，受限於緊張的場地，往往是先看幾時有場地，訂下後再向前推算、壓縮創作時間和製作過程。對於創作者來說十分被動，常要在非常緊迫的時間中完成「mission impossible」。

「這個模式已經運作了很多年了，大家

是不是習慣呢？是的，但的確是不健康的。對於原創作品來說，真的不是很理想的環境。尤其音樂劇是一個很難搞的藝術形式，需要磨合的時間更長。如果有一個中途站，比如做一些reading workshop，對於一個音樂劇的成長來說是最好的。」高世章說。這次有了西九自家場地的支持，終於有機會享受時間充裕的創作期。

高世章亦表示，百老匯與倫敦西區發展一個音樂劇，往往經歷兩周到幾月的預演再正式公演，這亦與其充足的觀眾量有關，不怕作品長期預演後就吸引不到新觀眾入場。香港的觀眾基礎雖無法相比，但亦可參考其模式，只是縮短預演期。而《大狀王》雖然是粵語音樂劇，其目標觀眾也不只限於香港觀眾，未來希望可以吸引各地觀眾入場觀看。

香港話劇團節目主管梁子麒則認為，預演不是「求其做住先」，而是尋求觀眾回饋的重要過程。「創作者通常有個想法，但是不到面對觀眾的那一刻，你是不知道這個想法對不對，work不work的。以我們話劇團的經驗，比如我們做《頂頭鐘》，也是用了8、9年的時間去做，歌、表演、設計上都是改了又改，去到第三次(公演)才覺得算是比較接近大家心中想法的製作。」他認為，香港在音樂劇創作方面已經積累了一批力量，「一定要將這批精英集中在一起才能做到很好的作品。」《大狀王》就是這樣一個機會或平台，「希望能找到新的(製作)模式，為香港走前一步。」

「王者之音」的傷痛 與「觀賞」新體驗

具有國際聲譽的英國管風琴演奏家大衛·葛林(David Graham)到訪香港，早前於香港文化中心的演出，帶來的是意料之外的傷感與意料之外的彈韻，還有意料之外的管風琴音樂「觀賞」新體驗。

大衛·葛林來頭不少，既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管風琴教授兼系主任，亦是倫敦梅費爾農場聖母無原罪堂的管風琴師兼音樂總監，經常往歐洲、美國和遠東各地獻藝，演出的場地包括各地的音樂廳和著名教堂，曾錄製不少名家樂曲，亦曾為各類合唱音樂擔任伴奏。他在貝爾法斯特修道中學唸書時已隨亨特(D. Hunter)學習管風琴，1976年獲獎學金負笈倫敦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隨丹比(N. Dandy)。畢業後入讀荷蘭阿姆斯特丹史維林克(Sweelinck)音樂學院，隨博特(K. Bolt)學習一年，再赴巴黎和維也納，分別隨夏今(N.Hakim)和普蘭尼耶夫斯基(P. Planjavscky)進修即興演奏。2011年獲威爾斯親王頒授皇家音樂學院院士頭銜。

國際名家名門樂器

聳立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舞台後面，氣派宏偉的管風琴則是「系出名門」，由奧地利萊格公司(Rieger Orgelbau)以人手製造，擁有四排鍵盤，九十三個音栓和八千支音管，是東南亞最大型的機械式管風琴之一，無須借助任何電子裝置，充分表現出來格公司機械原理設計的特色。機械式管風琴琴鍵質感實在，演奏者和樂器間有更密切的接觸，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為演奏時達到最佳效果，管風琴還加強了風壓，並在2010年加裝電動聯軸系統，演奏者可隨意選擇按鍵的輕重質感，大大提高演奏靈活性。

國際級的名家加上名門的「樂器之王」，音樂會卻免費入場，突顯出香港音樂生活的多樣性，免費亦有「高檔」節目可選擇。音樂會安排在黃昏五時，五首樂曲，加上加奏曲，全長約為四十五分鐘，散場後還有充裕時間吃晚飯，再出席晚上的活動，可說是很好的設

計。然而，不知何故，當晚入場觀眾只能坐滿樓座中央及兩側的六個觀眾席區，最後開放堂座，觀眾估計亦只有數十人，這是因為宣傳不足？還是消費者心態——免費沒有好東西？

莫名的悲劇性震撼

無論如何，在這場音樂會中，大衛·葛林演奏完比利時管風琴家韋茲(Guy Weitz, 1853-1970)長約五分鐘、振奮人心的《號曲與歌德進行曲》暖場後，便很簡略地將這場音樂會的幾首樂曲作了簡短介紹，然後再演奏巴赫的F大調觸技曲BWV540。這可是一首帶有炫技性的樂曲，但重頭戲卻是李斯特長約十三分鐘的標題樂曲《哭泣、悲歎、憂慮、恐懼》，四段音樂都是很負面情緒的音樂，奏來力度一段較一段強，最後一段高潮頗為強烈，那可是極度恐懼下的感受，整首樂曲色彩偏向灰灰暗暗，很是壓抑，有點莫名的悲劇性震撼。

隨後演奏生於列支敦士登的管風琴家韋恩伯格(J.G.Rheinberger, 1839-1901)的《敘事抒情曲》(Cantilene)相對上便「輕盈」得多，但管風琴的厚重感仍在。五首樂曲中，最熟悉的當是歷軸英國作曲家艾爾加(Elgar, 1857-1934)的第四首《莊嚴慶典進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馬田(Martin)改編的版本，正好與開場的進行曲呼應，論效果，層次的豐富感和振奮感都略輸管弦樂的原版本。

其實，大衛·葛林這套節目奏來，仍未能將大型管風琴的宏大氣派與振奮感完全發揮出來，這未知是選曲問題，還是仍未完全掌握該台大型樂器所致。不過，這場音樂會卻有幾個現象值得討論。除了上座率未如人意，帶來「免費節目不夠吸引力」的猜測外，臨場卻見好些應是「家長」的觀眾帶同幼兒進場，其中不少明顯低於門票上清楚列明的入場要求(「六歲以上」)，看來這是「掌門人」的「酌情權」，放鬆手避免「刁民」(日多)吵鬧的後果。為此，演出中途有兒童不斷說話帶來干擾，亦變得是「自然之事」，幸好這種



大衛·葛林管風琴演奏會的免費入場券。 周凡夫攝

情況並不多。

這看來多少與「免費」入場有關，反正不用多購票便可有「闔家歡」節目；其實，一直認為家長應先對演出的節目性質了解才好帶同兒童聽音樂會，這場管風琴音樂會所奏樂曲，對一般兒童來說，便有點過「重」了，很易造成「童年音樂陰影」，如因此讓孩子產生抗拒音樂廳的後遺症，嚴重點說是「害了孩子一生」，幸好這場演出只有四十五分鐘，希望後遺症不會嚴重。

不過，這雖然是免費節目，但主辦的康文署對細節考慮得很周詳。首先開放樓座是其一，在音樂廳舞台上空高懸大螢幕，以單一固定鏡頭，將演奏家在四個鍵盤上演奏時的情況直接投影到其上，觀眾得以清楚地「觀賞」，更得以結合所聽到的樂音，直觀地體會到不同鍵盤奏出來的不同效果；這可是很多人聽了不少管風琴演出，亦不一定能有「觀賞」新體驗。此外，還特別印製了三摺的場刊，除演奏家介紹、管風琴介紹外，還考慮到會有「音樂會新人」，特別印有「音樂會禮儀」，並列出「管風琴小知識」的網址，全部中英文對照。

音樂會散場晚飯後，驚聞大埔巴士大車禍，始感悟到作為這場音樂會的重心曲目，李斯特的管風琴作品，讓人聽得心有感戚然，和有莫名的悲劇性震撼，真如同一種帶有預感的觸動，也同樣是一種新的音樂體驗哩！ 文：周凡夫

週末好去處

Beyond傳奇35周年展覽

「今天我……」聽到這三個字，很多人會聯想到香港樂隊Beyond的經典名作《海闊天空》，由1983年組成至今，Beyond已經歷35年，多少感動人心的歌曲，特別是《情人》、《喜欢你》及《冷雨夜》等等，亦不時被歌手、表演者及學生等在不同場合表演及翻唱，更在無數個晚上伴隨着香港人繼續走下去。

為紀念Beyond成立35周年，啟航娛樂將於5月在荔枝角D2 Place Two舉行《Beyond傳奇35周年展覽》，是Beyond首次於商場舉辦的大型展覽，當中更有不少從未公開展出的神祕驚喜。展品包括：未曾公開的昔日故事片段、樂隊曾使用的結他及用品、簽名

海報、親筆手稿、Beyond曾奪得的金唱片及白金唱片、Beyond產品期間限定店(獨家產品)等。

日期：5月1日至5月31日上午11時至晚上9時

地點：D2 Place Two 地下 The Garage (荔枝角長順街15號)

票價：\$55 門票預售：<https://goo.gl/kuRcDa>



糖廠街市集 限定農夫檔回歸

太古坊糖廠街市集一直極提倡綠色理念，以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聯繫整個社區，鼓勵大眾在繁忙工作下放慢步伐，珍惜並欣賞身邊的事物，重新感受生活。去年，糖廠街市集透過限定農夫檔讓大眾接觸到高質素的本地新鮮有機食材及星級廚師的創意美食。今個初夏由4月16日至6月29日，糖廠街市集限定農夫檔將回歸太古坊，多達12個本地農夫輪流帶來各種有機時令蔬果。除此之外，更首次聯同思維網絡及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升級再造中心合作舉辦午間升級再造工作坊，與參加者一同動手將辦公室廢物或剩食製成一系列實用環保生活用品，一起踢走星期一的鬱悶！5月份則將拍位於金鐘星街小區人氣飲品專門店Athletic Juice & Espresso Bar，推出多款特色飲品及有機食物，並舉行與綠色飲食有關的互動午間工作坊，讓上班族感受不一樣的春夏。

日期：4月16日至6月29日(周末及公眾假期除外)

中午12時至下午6時

地點：鯽魚涌太古坊港島東中心地下



「書出愛心 十元義賣」

太古地產愛心大使計劃的重點活動「書出愛心 十元義賣」今年踏入第八屆，活動由今年一月開始為期兩個月的書籍回收活動，合共收集了超過15萬本二手好書，數目為歷年最高。所有書籍由約900名來自三個合辦機構的義工於活動前進行整理及分類。

所有收集得的書籍將一律以每本10元義賣，籌得的善款悉數捐予香港小童群益會以支持「群益寶庫」計劃，及義務工作發展局作為推動義工服務發展。4月12日首日義賣已有逾萬人次參與。

詳情請瀏覽「書出愛心 十元義賣」活動專頁(www.facebook.com/booksforlove)。日期：即日起至4月15日 每天中午12時至晚上8時 地點：鯽魚涌太古坊 ArtisTree

